



金针可度人

——评长篇报告文学集《火山红黄花黄》

古语曰：“莲花不著水，金针可度人。”这句诗文也是有名的禅语，此中的“金针可度人”意为把高明的方法传授给别人，此“金针”当为绣娘们用于鸳鸯绣的绣花针，后又有了“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佳句。吾乡也有“金针”，却是一种生长于乡间的七蕊黄花，老百姓也叫黄花菜，还经常用“等得黄花菜也凉了”的俗语表示错过了火候或者说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的遗憾。

如今大同黄花天下知，而一本由作家任勇、石囡、周智海共同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集《火山红黄花黄》也出版了，读来满眼火山脚下黄花黄的风景，可以说这部黄花大书让人看到了云州区满目泛金黄、处处黄花香风光背后的辛劳和付出，也见识到了种黄花大户和推广黄花种植的干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魄力，了解到了黄花开遍云州区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书里的故事没有煽情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是坐在云州区老乡们的炕头上与他们拉家常，也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云州“黄花经”。全书第一卷来得朴实直白，可以想象得出作者们当初坐在老乡炕头上，跟他们东家长西家短拉家常，并从无头绪的闲聊中沙里澄金寻找写作素材的艰难，这部分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乡村群体。

到了第二卷开始，便感觉文风像一股激情澎湃的摇滚乐扑面而来，这一卷写了乡村音乐人张春雪的转型，在乡村收获了爱情的他，不仅成为当地种黄花带头人，还成了乡村发展的领路人，这背后的酸甜苦辣和艰难选择写得细腻到位，让读者从中读出了乡村的魅力和吸引力。这一卷还重点着墨于军人出身的李成，不仅带着乡亲们发展黄花产业，还发展了柳编副业，让村里的人们一年四季有事干，还有河南“同漂”刘扩建等多位创业人士各自的不容易，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云州区那片热土上乡民谋幸福的火热和激情，正是众多的创业者不计个人得失回乡扎根土地，才让日渐凋敝的村庄有了人气和活力，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部乡民的黄花创业史，这部分选择的人物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乡村“自度”者群体。

第三卷则主要聚焦“谁把金针度与

人”的“度人”群体，有认准黄花产业并领着老乡们没日没夜苦干并解决实际困难的领导、治理病虫害的土专家、被憋出各种实用大招的乡镇干部以及直播带货卖黄花的网红等。古诗“鸳鸯绣罢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常被拿来形容那些只“授之以鱼”，而不“授之以渔”者，而这个群体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心一意“授之以渔”，硬是把小黄花发展成了大产业，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正是这些“度人”者的不懈努力，才让破旧的大坊城村蜕变成如今全国闻名的坊城新村，才让唐家堡出现了黄花公园，呈现出“青瓦白墙黄花香”的乡村画卷，多个乡村也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范式。

第四卷尾声部分聚焦的是黄花产业链条的延伸，这其中既有黄花高科技产品，也有冰鲜黄花、冻干黄花等全新的产业链条，也可以说是黄花的“诗和远方”，聚焦的是黄花大量种植后的深加工问题。

报告文学《火山红黄花黄》可以说是一部厚重的描写自度与度人群体的书籍，这部书最难能可贵的是鲜活和真实，生活气息浓郁，结构严谨讲究，看得出作者下了真功夫，不仅深入生活，一头扎在云州区老乡们中间积累了丰厚的素材，让许多故事信手拈来，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还用作者们的如椽大笔，勾勒出了云州区火热的脱贫攻坚图谱，真实可信。可以说全书人物故事典型，笔触细腻，而且云州区的山川风物、文物古迹的描写也出色、到位，不少场景的描写又对故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全书不仅是单线条地勾勒人物，而是深挖精研，浓墨重彩地描绘出黄花故里众生相，刻画出鲜明感人的性格，提取到的典型人物既有传统农民身上的勤劳、朴实、善良的美德，还有新型创业者的过人胆识，当然也有基层干部精准把脉对症开方实干精神的张扬，更有作者对于乡村未来生活的理性思考。

《火山红黄花黄》的三位作者虽然写作风格各异，但是这本书却又高度统一，看不出个人写作的风格痕迹。掩上书卷后，突然得到一个启示：没有比脚步更长的道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想来作者也是智者，已经窥破了“自度也是度人，度人也是自度”的真谛。

崔莉英



像风一样自由的三毛



希望能像孩子一样调皮、像少女一样纯真，可俗世的尘垢和积怨又让她生出太多的无奈和彷徨。

1997年，我上初中一年级。那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塞北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连阴雨，大概下了足足有七八天，好不容易盼到云开日朗，许多人家的屋子却已经严重漏雨，甚至墙裂屋倒，而大街小巷更是泥泞不堪，满目狼藉。我不知哪来的兴致，趁着天晴，想起去同学家串门儿。走进他的房间，还没顾得上和他说话，我就看到书架上凌乱地摆着几本书，便随手翻看起来，其中有一本《雨季不再来》，薄薄的，作者：三毛。我当时并没对这本书起多大兴趣，更没想着仔细阅读，而是在告别之际向同学借了一部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那个夏天，我们是如此希望“雨季不再来”啊！

2021年，是三毛离世三十周年，三十年，流逝了几代人的光阴。塞北当年那场恼人的连阴雨，已经存储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可我踏着泥泞的小巷去同学家串门儿的情景，却宛如昨日。几十年过去了，三毛的文字和她的人，依然是读者眼中的“神话”，她笔下的万水千山也依旧清澈，可我们却在生活的磨砺中不再单纯了。重读三毛，我愈发觉得有些年代真是令人怀想，而有些人更是值得长存心底。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宿命般地会成为作家或作者，而且，并不是向读者布道深奥的思想，更不张扬文字中的哲学，而是凭着如溪水般明亮单纯的笔调，书写人生的情与爱，从而被人们喜欢、被人们追捧，终成文学苍穹里夺目的明星。三毛就属于这类作家吧！你可以跟着她哭，也可以跟着她笑，或者隔着万水千山，替她向她的丈夫荷西发脾气、孩童般撒娇，在文字里过生活，然后，像她那样，成为这个世界的流浪者，朝着远方的万水千山跋涉，只为做真实的自己。

三毛的作品并不深刻，有很多只是流于生活的杂七杂八、鸡毛蒜皮，而且，她写作并没有很明确的体系建构，喜欢天马行空，若情感如潮水般涌来，笔下便洋洋洒洒；若心情久困牢笼，那就只是寥寥几笔的宣泄。遥远的撒哈拉是她的、哭泣的骆驼是她的、恼人的雨季是她的、梦里落下的花瓣是她的……她爱着这个世界的人，又远离着这个世界的人。她

任何一位女性作家，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作家。文学之于女性的光华，较之于男性，更为璀璨，也更为耀眼。三毛是一个行走在芸芸众生里的“另类”，在属于自己璀璨耀眼的文学光华里，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纵然身后有万水千山，但靠着心灵的力量，都一一抵达，并最终活成了她自己想要的样子。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关注或不关注三毛的理由，但这些于她而言已无足轻重，她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放逐自己、流浪自己。喜欢三毛也好，不喜欢三毛也罢，她的脚步在天涯里纵横，或者流浪。三毛就是三毛，无法被模仿，又有哪一个精神丰盈的灵魂能被模仿呢？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或长久，或短暂，却都以各自的方式闪烁着生命的光焰。

三十年后，不，若干个三十年后，我们仍然会记得叫“三毛”的女性作家，在这个世界来过，又匆匆别离，如她所言，“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三毛星殒西天……”然而，她心中的万水千山早就抵达，文字的力量也足以地老天荒。

许玮



《回到种子里去》

大到拉丁美洲风云变幻，小到各国形形色色的“都市传说”，对写作、人生、阅读的思考和感悟……风格鲜明，题材多样，精彩不变。一本帮助读者了解马尔克斯的重量级精选杂文集，更是一部易懂好看的非虚构写作范本，一堂生动有趣、触而可及的非虚构写作大师课，将伟大“故事讲述者”马尔克斯的成长秘密和盘托出，带我们认识比虚构更加精彩的日常生活。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7日于墨西哥病逝。2018年《回到种子里去》出版。

《海仙女的馈赠》



Denis Johnson

《海仙女的馈赠》是因《耶稣之子》成为美国当代文学偶像的丹尼斯·约翰逊时隔25年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他2017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由五个篇幅较长的故事组成的小说集延续了丹尼斯·约翰逊几十年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奇诡风格，幽默而富有诗意，故事中的人物大都六十多岁，既怪异又令人怜惜。他们历经沧桑回顾过往：婚姻、邂逅、改变人生的事件，挥之不去的主题则是衰老与死亡。

作者丹尼斯·约翰逊，美国作家，以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和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烟树》蜚声文坛。

《草坪的复仇》



这些故事都极短，最短的原文只有五十个词——布劳提根继承了海明威式克制简洁的叙述风格，又从散文与现代诗中汲取灵感。作为这一先锋性开拓的结果，布劳提根得以在“删繁就简”的美国短篇小说传统上走得比前辈们更远。他以这种极简笔触加上诗人独有的想象力，将日常生活写得妙趣横生，用带有悲伤的幽默为读者扫去现实的沉闷，呈现出生活的多样切片，处处洋溢着超现实的意趣。

作者理查德·布劳提根，美国诗人、小说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在美国钓鳟鱼》《在西瓜糖里》，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等。



《索拉里斯星》

索拉里斯星是一颗围绕双星运转的星球，表面被胶质海洋覆盖。根据人类既有的认知，这样的星球的运转轨道应该是不稳定的。但仅仅过了十几年，人们就发现，索拉里斯星的轨道并没有显示出预期的变化。这激发了人类对这颗星球无限的兴趣。心理学家凯尔文降落到索拉里斯星，迎接他的不是同伴们的热烈欢迎，而是杂乱的太空站、疯癫的科研人员和凝重的暗黑气氛，他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撞见自己已经过世十年的妻子……

作者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